

于秋伟 张勃 ◆ 著



百年重大考古发现

BAINIANZHONGDAKAOGUFAXIANMIWENLU

秘闻录

齐鲁书社

于秋伟 张勃 ◆ 著



百年 重大考古发现 秘闻录

齐鲁书社

6212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重大考古发现秘闻录/于秋伟,张勃著.—济南:
齐鲁书社,2004.5
ISBN 7-5333-1354-2

I. 百… II. ①于… ②张… III. 文物—考古—概
况—中国—现代 IV. 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435 号

百年重大考古发现秘闻录

于秋伟 张 勃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354-2/K·396

定 价 19.80 元



序

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希腊的雅典娜神庙，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些穿越了时间隧道的宏伟建筑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漫长岁月中的风霜雨雪黯淡了它们曾经光华四射的容颜，却赋予它们沧桑尽显的凝重和神秘感！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朝拜者。作为一个象征，它们当之无愧，毕竟它们所代表的古代文化，曾经辉煌一时，璀璨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或者独放异彩，或者交相辉映，照亮着古代人类探索文明的路。

目前公认的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古代两河流域，古印度河流域以及古代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他们都有一个相当长的文明起源乃至延续的过程，作为文明象征的遗迹和遗物保存下来的数量相当多，内涵也极为丰富，而这些遗迹和遗物，是今天的人们通向过去世界、研究古代人类的桥梁。

无论你走进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还是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琳琅满目的古代艺术品总让你目不暇接，乃至由衷地发出“观止矣”的赞叹。但是漫长的历史岁月和广袤的生存空间赋予了我们祖先进行发明创造的不竭激情，如果你认为你所看到的已经是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的话，难免会失之偏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激情创造在世界各地不断展现，不断向人们揭示着古代社会神秘高远的生活画卷，而打开这本古老画

序



卷的正是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者们！

考古学是一门近代在西方兴起的崭新学科，距今只有 150 余年的历史，其理论和方法都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在中国，考古学者们遇到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考古学传至我国尚不足 80 年的历史，在理论、技术诸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古老的文明延续时间最长，地上地下的遗迹遗物非常丰富，而且堆积情况复杂，无疑对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们提出了挑战！但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等待，从 1929 年第一代考古学者李济先生发掘华阴村遗址开始，考古学者们在北京周口店、河南安阳殷墟、山东济南龙山城子崖等地点广泛探寻古人类遗留的踪迹，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进入了黄金时代，陆续发现、发掘的云南元谋人化石，陕西蓝田人化石，黄河上、中、下游各成序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偃师商城，秦始皇陵兵马俑，秦长城，汉代阳陵从葬坑，满城汉墓，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临潼杨贵妃洗浴的华清池，敦煌莫高窟，法门寺地宫，明定陵，明长城以及清代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墓等，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从远古发源，历经兴衰，既有汉唐辉煌又有清末耻辱的全景图卷。其中，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现层出不穷，难以俱陈：长城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陕西临潼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

虽然如此，中国的考古学者们仍然是不为人注意的一群，他们跋涉在祖国的青山绿水之间，栉风沐雨，餐风宿露，忍受现代人最为惧怕的寂寞和孤独，努力地工作，为着一种崇高的理想，凭着一种执着的信念。他们又是乐观向上的一群，单调生活中亦不乏乐趣：或残灯如豆，传说发掘中的一些轶闻趣事；或以茶代酒，相对饮尽无边的荒山落日；或轻拨琴弦，心思暂时溶入小河流水；或信口高歌，尽情抒发胸中块垒。因此，本书再现的不仅仅是考古的浪漫之旅，也仅仅是艰苦的发掘经历。其实，考古亦如生活，是一杯淡淡的甘甜和淡淡的苦涩掺成的美酒，醇香让人难忘，一丝苦味令人回味无穷。



本书的写作侧重纪实，试图再现考古学者当年的发掘历程，摒弃枯燥的考古报告和单调的各种数据，力求文笔生动，富有情趣。选题上则选择一些发掘过程曲折有趣的重大考古发现，反映中国考古已经走过的风雨和一代代考古学者的传奇经历，让读者在悠闲的泛读中，以一斑而窥全豹，了解中国考古史上的黯淡与辉煌以及考古发掘中的苦与乐，对中国考古、考古学者及其研究产生初步的框架认识。中国考古的未来，也许就是这些读者中的一群创造的，果真如此，岂不让人快慰！

本书写作过程中，承蒙齐鲁书社的贺伟、侯仰军二位同志悉心指导，热情鼓励，我们表示感谢！成书过程中，我们曾翻阅和借用了大量已故或者仍然健在的亲历者已经发表的资料，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如果你翻开这本书时，看到飘落的雪花，你不必惊奇，因为就是她，伴我们度过了1997年的漫漫寒冬；当你闲暇时，或者因为下着小雨而有了读书的心情，偶尔打开她，但愿她的出现，不会灰暗你本快乐的心。果真如此，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慰藉了！

本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有许多读者来函反映图片不够，因此再版时增添了一些图片，版本也进行了改进，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序

著者

1998年夏写于泉城

2004年春修订于泉城



目 录

- 1 序
- 1 神秘的“北京人”
——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纪实
- 19 正在苏醒的一代王都
——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发掘纪实
- 38 三星伴月
——揭开古蜀文化的神秘面纱
- 56 震撼世界的地下军阵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发掘纪实
- 87 马王堆的神话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发掘纪实
- 110 魂留南国的异乡人
——广州南越王墓发现发掘纪实
- 129 双乳山之谜
——山东长清济北王陵发现发掘纪实

目
录



- | | |
|-----|---------------------------|
| 149 | 劫难与永生
——敦煌莫高窟百年风雨记 |
| 172 | 石破天惊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发掘纪实 |
| 196 | 帝王的悲哀
——定陵发掘纪实 |



神秘的“北京人”

——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纪实

神

秘

的

北

京

人

一、军列开出以后

1941年12月5日凌晨5时，一列满载各种物资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驶离北京，它的目的地是渤海岸边的秦皇岛港，准备在那里将车上货物转运到美国的“哈里逊总统号”船上，然后运往美国。不料，三天之后的12月8日，日本舰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制造了珍珠港事件，正式向美国宣战，这列专用列车刚刚抵达秦皇岛便被日军截获。同时，原定12月8日抵达秦皇岛港的美船“哈里逊总统号”也在海上遭遇日舰攻击，在长江口附近搁浅了。消息传出以后，中国举国哗然。原来这列火车上不仅载有各类军用物资，而且搭载着协和医学院准备运回美国的设备，其中有一大一小两只木箱，盛装的则是中国的国宝——举世闻名的远古北京猿人化石！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担心化石毁于战火，才最终决定运往美国寄存，孰料变乱突起，这些国宝最终还是没能逃脱



毁于战火的厄运。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位中国人见到过那两只箱子，更不知道珍贵的北京猿人化石流落何方！人们只能从各种传记和回忆录中，了解到北京猿人化石的出土始末，还有许多无据可考的关于北京猿人化石下落的故事。

二、龙骨与周口店

龙骨，顾名思义，就是指龙这种动物的骨骼。在我国，龙的各种传说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其最初的形体与蛇极其相似，二者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后来，龙被一步步神化，以至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象征。那么，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古代史书中常有“龙现于某地”的记载，宋人罗愿撰《尔雅翼》记述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掌似虎、耳似牛”。实际上，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古代遗物中看到的龙的形象并不相同，尤其在不同的时代更有明显的差别，证明龙的形象是杜撰出来的，真正的龙不只是我们，恐怕连好龙的叶公也没有亲眼见过。既然龙是虚构的，那龙骨又从何而来呢？在我国，约公元前5世纪成书的《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龙骨的记载。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龙骨被看作与蛇蜕相似的龙蜕。公元11世纪，宋人苏颂的《图经本草》中，才明确指出龙骨并不是龙蜕，而是龙的遗体的骨、角、齿等坚硬的部分。唐人颜真卿、宋人沈括在各自著作中分别提及了龙骨与化石的关系，认为龙骨并非龙的骨头，而是一种未知的古代生物化石。中国人一直把龙骨作为一味中药使用，愚昧的村民偶尔从土中掘到后，将其全部砸碎再卖给药材铺牟利，无数珍贵的古生物化石就这样被研为粉末，最后重新回归泥土。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接受当时的中国政府聘请，来华担任矿政顾问，协助开展煤田及其他矿产的调查工作。但是这位先生并没有为中国找到多少矿藏，他整年整月地东奔西跑，热衷于调查古代文化遗址，发现史前动物及人类遗迹，更是念念不忘龙骨的发现。

一次偶然的机会，安特生巧遇了化学家格雷戈·吉布，这位化学家拿



出了一些龙骨碎片给他看，并告诉他这是从北京西南的一个小山村附近的山上采集的，那座小山叫鸡骨山，那个小山村就叫周口店。这件事情给安特生以极大的鼓励，时隔不久，他特意到周口店鸡骨山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使用的交通工具则是驴子。鸡骨山在周口店村西南，是一座石灰岩构成的小山，化石就发现于山上一种深红色砂质泥土里。安特生采集到一些动物化石，但个体都较小，也没有更大的意义。他却料想不到，北京猿人化石就在不远处向他微笑，等待他的到来。但驴蹄声得得远去，夜色迅速笼罩了小山村，北京人化石重新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周口店村落不大，它的东南是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西面和北面耸立着一座座石灰岩小山，正好处于平原和山区相接的地带。小山包括鸡骨山、龙骨山等，海拔都比较低，但它们的形成年代非常古老，分布有距今四亿多年的奥陶纪石灰岩层。周口店西面，龙骨山以东，有一条从北面山谷中汇流而出的坝儿河，小河弯弯曲曲向南流，汇入琉璃河中。坝儿河有季节河的特征，夏季雨水充足时水量很大，激流常常把巨大的砾石冲到很远的地方。这个地区石灰岩分布较广，厚度也大，石灰岩被酸性的水腐蚀，很容易形成裂隙、洞穴，这为远古哺乳动物化石的形成和堆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大大小小的洞穴地势不高，其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和蜿蜒流淌的坝儿河，十分适宜远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周口店龙骨山地貌

神
秘
的
北
京
人

周口店附近山中除了石灰岩，还有丰富的煤层和大理石、花岗岩等。在很久以前，世代生长于斯的周口店村民就认识到了这处宝藏，至迟在宋代，就有人在此开设石灰窑，烧制石灰。至今，烧制石灰、采煤以及开采建筑石材一直是周口店附近居民的主要行业。常年的开采，虽然发现了一些龙骨，并大多卖往药铺，对这些化石出土地造成了破坏，但是，村民以采石为目的，常将裂隙两侧的石灰岩采尽，含有化石的堆积物却被视为无用之物而留存下来，因此，直至安特生等人在此开展工作之前，这些宝贵的堆积物大部分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三、寻觅远古北京人的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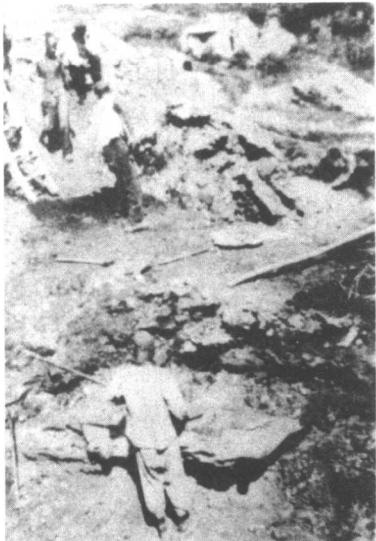
自从到周口店考察后，安特生又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到周口店的鸡骨山、龙骨山下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遗骨化石，甚至发现了一颗人类牙齿化石。在加拿大古生物学家步达生加盟后，他们与中国方面达成了协议：发掘由安特生负责，步达生主持工作，一切采集到的古生物标本可以保存在协和医学院中进行研究，但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一切化石标本不得运出中国。协议达成以后，双方协商成立了周口店工作队，队员有李捷、步林、刘德霖、谢仁甫4人。其中，步林是瑞典古生物学家，李捷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是周口店工地的负责人。刘德霖和谢仁甫则担任野外发掘的技术助理和室内化石修复工作。

1927年3月，周口店的野外工作正式拉开序幕。4月14日，在步达生的统一安排下，刘德霖、谢仁甫乘火车去周口店工地。次日，李捷和步林乘汽车前往。4月16日，周口店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当时在工地上，人们虽然都怀着热望，满怀激情地工作着，但场面依然十分冷清。在远离北京百里之外的周口店遗址，这些人的刨刨挖挖，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多少关注，甚至周口店的村民也不感兴趣。耐住寂寞的这些人不辞辛苦，他们住在一所名叫“刘珍店”的小骆驼店里，小店只有九间土顶土墙的小小房子，就在坝儿河右岸，距离北京人遗址近在咫尺，伙食条件很差。由于交通闭塞，这里购买日常所需也有困难，有时不得不从北京城里运送所需的



物资。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发掘工作仍然没有间断。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在龙骨山上，在安特生的记录里被称为“第 53 地点”，李捷和步林进行发掘时改称“第一号洞”，后来德日进和杨钟健在 1929 年发表的报告里称它为“周口店第一地点”，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个地点的堆积不但情况复杂，而且堆积层相当厚。工作之初步达生曾估计野外工作至多需要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战乱才被迫停止。到新中国成立后，发掘工作又得以继续进行。由此可见，周口店这块远古人类的圣地上，埋藏着多么丰富的宝藏。



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现场



周口店化石第一地点——猿人洞

1927 年的工作共进行了 6 个月，收获颇丰，采集到各种远古动物化石 500 余箱，包括一颗完整无缺的人牙化石。

冬去春来，1928 年的春天降临周口店，发掘工作仍旧在 4 月份开始。就在这一年，李捷离开了周口店，刘德霖则参加了一个中亚考察团。工地上除步林外，又补充了两位中国人：

神

秘

的

『

北

京

人』



一位是杨钟健，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曾去德国学习古脊椎动物学，师从施洛塞尔教授，1928年春学成回国。还有一位是裴文中，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大学生，年龄仅有24岁，开始时负责管理账目，也参加发掘。他在发掘方面表现出的天赋和认真态度，深受步林赏识。工作开展不久，战火波及到周口店地区，为确保安全，工作队撤离，一直呆到8月份，留守工地的工人到北京报告说事态基本平息了，才重返工地。但这样一来，原定的发掘计划被打乱。为完成既定目标，步林和裴文中坚持工作到11月底，大雪封山后才回到北京。这一年的工作虽然被打乱，但收获却比以往都要好，竟然发现了两件远古人类的下颌骨化石，其中一件上面还有三颗完整的臼齿。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不仅为早在牙齿化石发现时已经提出的“中国猿人北京种”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而且使安特生、步达生等人看到了一线曙光：收获愈来愈丰富，人类遗骨化石发现也逐渐增加，谁敢肯定下面的地层没有更完整、更好的远古人类遗骨化石呢？！言谈及此，当时的人们都非常兴奋，无不渴望尽快发掘，以发现更多的化石宝藏。这一个冬天于是显得格外漫长，光秃秃的田野或者一望无际的白色雪原惹得人们心烦意乱，但当时人们没有注意到，就在周口店遗址的雪野之上，远古的北京人，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再次对他的后世子孙微笑了。自然，这微笑无声无息，远没有肆虐的寒风和飘扬的雪花那样喧闹不已，但他的微笑那样地慈祥柔和，意味深长，以至于七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想起北京人头骨化石重现的情景，仍然禁不住掩卷沉思，倏忽激动难抑，热泪盈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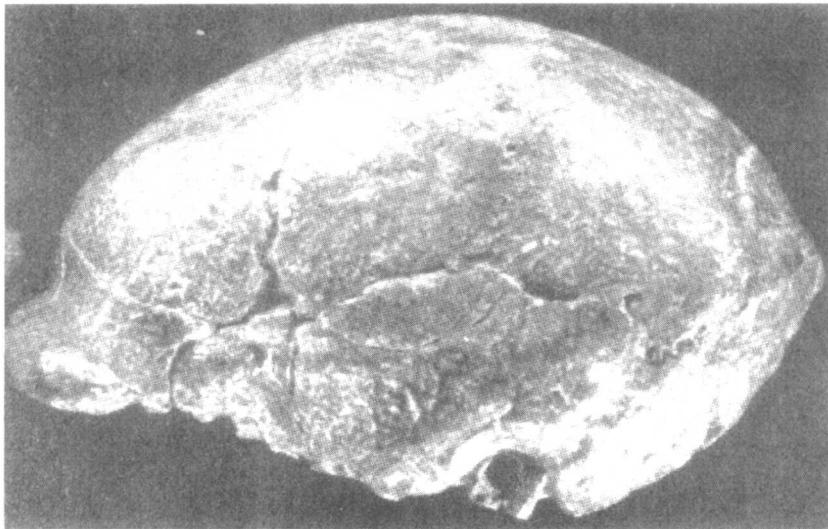
1929年4月，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如期开工了。在这一年，步林终于抵抗不住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诱惑，辞掉了周口店的职务，而去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杨钟健博士又最终决定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去山西等地调查新生代地质，也在开工不久后离开了周口店。就这样，经翁文灏和步达生协商，决定把周口店工地全权交给裴文中负责，那时，裴文中刚满25岁！

这一年的秋季工作开始后，发掘的部分渐渐缩小，后来变得仅能容下几个人进行发掘，裴文中推测这应该快到洞穴底部了，但就在这狭窄的底部，



突然又出现了向南延伸的一块空隙，这块小小的空隙后来被称为“猿人洞”，就在这块空隙的下层，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远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发现这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过程也非常艰辛。因为空隙狭窄，清理不久，就只能容几个人腰上系绳下到里面，用汽灯照明进行工作，后来汽灯也嫌大，只好一手持蜡烛，一手拿工具清理。也许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使当年参与其事的几位老技工在时隔50余年之后，仍然对头盖骨化石的出土记忆犹新。历史会永远记着这个日子，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当时正值寒冬，太阳就要落山了，凛冽的北风，让工地上的人们感受到一阵阵的寒意，但人们丝毫不以为苦，仍旧在空隙中紧张地工作着。由于空隙中出土化石很多，裴文中也下来同技工一同工作。一位技工忽然小声说这里有一个圆圆的东西。裴文中赶忙过去，小心翼翼地进行泥土剔除，直至这个圆圆的东西大部分显露，他大喊起来：“人头！人头！”人们纷纷围拢过来，内心再也抑制不住喜悦，他们的企盼压在心底已经很久很久，而今天，就是现在，神秘的远古北京人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们，则成为幸运的发现者。一时间，人们相互对视，会心一笑，竟然忘记了欢呼，忘记了呐喊。远古的北京人在经过漫长跋涉之后，终于重返人世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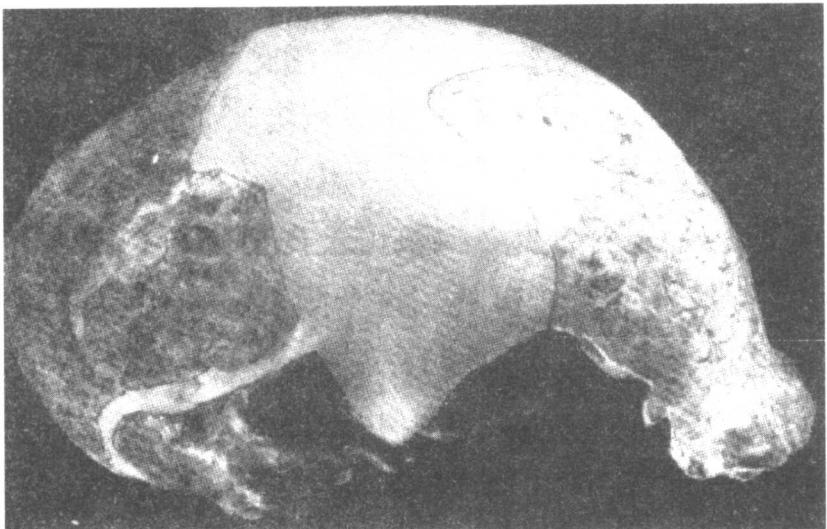
首次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化石



发现的是一个很完整的头骨，暴露出大部分，其余尚埋藏在坚硬的沙土中。当时正值冬季，天色已晚，洞中的光线很暗，但是人们都很兴奋，在摇曳昏黄的烛光下继续工作。下面的沙土十分坚硬，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结果直到下工时间，仍然没有能够把头骨完整地取出。许多人主张第二天继续工作，但裴文中心里知晓它的分量，担心过夜会遇到意外，决定使用铁撬。这种方法十分危险，在正规的考古操作规程中是严令禁止的。果然一撬之下，头骨立即碎成很多大小不等的碎片，破坏了这件珍贵文物的整体性，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且正好借此测量到了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厚度。日后的修复证明，这件化石受到的损坏是微乎其微的。头骨取出之后，裴文中带领一伙技工凯旋了，把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安置在租用的临时办事处。这天他连晚饭也没有吃好，因为他太高兴了。他连夜给翁文灏写了一封信，派专人次日早晨送去，又在第二天早晨发了一个电报给步达生，通知他这个好消息。

就在城里的人们竞相猜测、议论纷纷的时候，周口店临时住处的裴文中正忙于对出土的头骨化石的处理。头骨化石刚出土时潮湿易碎，这样送到北京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技术处理设备缺乏，裴文中就采用土法子，带着两位技工轮流值班，生上火盆对化石进行烘烤，以脱去水分，这样化石就结实不易碎裂了。然后在化石外裹以棉纸，依次糊上石膏、麻袋片，这样再烘干以后，坚硬的石膏可以防震，而麻袋片可以起到缓冲作用。裴文中又在外面裹上棉被，用褥子、毯子捆扎好，这样可以比较放心地上路了。他搭乘房山到北京的长途汽车，在北京西便门接受了例行检查，一路顺利，把北京人头骨化石平安送到步达生手中。步达生立即着手剔除泥土，对头骨进行修复，当人们再看到它时，它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迟疑多日，神神秘秘的远古北京人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她的绝代风姿！开始还持怀疑态度的人终于完全相信了这个亲眼目睹的事实！1929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向全世界公布了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发现的消息，这个消息迅速震撼了世界！

1930年，裴文中在室内整理去年周口店运回的化石时，又从中拼出一个相当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两个远古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也彻底改变了龙骨山的命运。曾几何时，龙骨山处于被抛弃的边缘，来自国外的资助也准备停止了，发掘现场一片冷冷清清，如今的发现，顿时让当时的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龙骨山的发掘工作很快重新开展起来。1930年春，工作队购买了包括龙骨山在内的一大片山地，以便于工作，同时，在山下西边建了一所房子，作为临时办公室，周口店龙骨山的遗址发掘逐渐纳入正轨。1930年的工作包括开掘龙骨山东部的鸽子堂，同时扩大了工作范围，对龙骨山上的浮土进行清理。在清理时，又在发掘地点的上方发现了一个新的遗址，这就是山顶洞，是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居住、生活的地方。这一年还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简单的掘取动物乃至人类遗骨化石，转变为对遗物及遗迹的全面研究。确定了有人居住在此后，陆续在洞中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过的石器，还有古老的“北京人”留下的用火遗迹。工作范围的扩大，需要工人数量也有增加，每天在龙骨山上工作的大约有一百余人，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非常热闹。做小生意的也看中了这块地方，卖花生、瓜子、糖的，卖烧饼的，卖油馃子的，在工人休息时纷纷前来叫卖，周口店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一度繁荣起来。

神

秘

的

『北

京

人』